

北京的傳說

金受申整理

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北 京 的 傳 說

(第 一 集)

金 受 申 整 理

通 俗 文 藝 出 版 社

內 容 說 明

这是一本有关北京的民間傳說故事。

我們的首都北京是历代建都之所，是有八百年历史的一座古城。在这長久的年代中，随着城市的建筑，名胜古迹的兴建，劳动人民也創造出不少的非常美丽的傳說故事。这本民間故事里共收集了二十一篇傳說。这些傳說大部分是歌頌北京城的雄偉姿态，美丽建筑的。里面也反映出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厭惡，对不劳而食者的諷刺。

这本书中，附有照片多幅，供讀者对各个名胜古迹一些实景的欣賞。

北京的傳說

(第一集)

金受申整理

封面設計：赵靜东

✱

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号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經售

✱

总号(天)0259 开本787×1092 1/32

印张 2 1/4 插頁7 字數47,000

1957年11月第一版 1957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48,500

統一書号: T 10023·249

定价:(5)三角

目 录

写在前面·····	1
卖蝓蝓籠子·····	3
錫大家伙·····	6
挪钟·····	8
乏塔·····	10
倒蜜·加重盐·····	13
高亮赶水·····	17
八臂哪叱城·····	23
三青走到卢沟桥·····	27
北新桥·····	31
卢师收青龙·····	35
蜈蚣井·····	38
鑄钟娘娘·····	40
玻璃指头李二·····	44
酒仙桥·····	47
黑猴儿·····	50
万花娘娘·····	54
断虹桥的石猴·····	57
什刹海·····	60
磨石口·····	63
分钟寺·····	66
嘴甜心苦·····	67

写在前面

“北京的傳說”写完了，写几句開場白吧。

北京民間傳說也和各地民間傳說一样的，都是劳动人民自己創造的口头文学。例如北京的傳說里，魯班故事就不少，人民看見了一座精巧的建筑，聽見了一件不好办而办成了的事，就往往把这件功劳真实地还给劳动者，說这是魯班爷做的；或者把这件功劳真实地还给設計者，說这是刘伯温出的主意。魯班故事，誰也知道是神話了，就拿刘伯温說吧，真的刘伯温从来也沒到过北京；那么，这个刘伯温又是誰呢？他呀！他就是那許許多多的无名英雄——建筑北京城的設計者。

北京的傳說里，还保留了不少从史前就傳流下来的神話哩！例如說北京从前是苦海幽州，这和近代地理学家說北京过去是沼澤地带，不是正相合嗎！龙的故事，大部分是从这方面創造出来的。人民有丰富的幻想，有强烈的愿望：人民怕水灾，所以总想把“制造”水灾的孽龙，鎮压下去；人民不愿意喝苦水，所以总想有一位“神仙”給多挖些甜水井；人民是愿意过幸福日子的，所以总想有一位“神仙”給他們幸福。人民創造的口头文学，大部分是神話，迷信的很少，例如龙的几个故事，万花娘娘的故事，酒仙桥的故事，誰也看得出是神話来。說故事的是往真事里說，可是听的人仔細一思索，便能知道这是人民口头創造的东西了。

• 1 •

北京的傳說不少，可是三言兩語的小傳說很多，這些小傳說，是沒有故事的，沒有故事，就沒法記了。不健康的、有封建迷信毒素的傳說，我們也不能記。這次記出來的北京的傳說，一共二十一篇，可以分為四個組，這就是魯班故事、龍的故事、鐘樓故事、其它故事。從這些傳說里，可以看出人民是多麼熱愛北京！可以看出北京建築是多麼雄偉華麗！也可以從側面看出北京城的一點一滴的歷史。這本“北京的傳說”，也是以熱愛人民首都的心情，寫下來的。

“北京的傳說”是用通行的北京話寫的，是用說故事的方式寫的。又為了人們能夠知道一些北京的歷史和地理位置，特在一個傳說的開頭，簡單介紹一些這個傳說的地理位置；或在一個傳說的後面，加一些注釋，說明這個傳說中建築物的真實歷史。這樣，或者多少可以增加一些熱愛首都的興趣吧！

金 受 申

一九五七年三月三十日于北京

卖蝓蝓籠子

咱們都知道北京的天安門吧，进了天安門，过了端門，一直往北就是紫禁城的正門午門啦。紫禁城是一座磚城，里面在明、清两朝时候，是皇帝老儿办公和住家的地方，现在是故宫博物院。紫禁城有四个門，就是南面的午門，北面的神武門和东面的东华門，西面的西华門。四个門，不用談它了，单說紫禁城的角楼吧。紫禁城的四个城角上，每一个角上有一座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角楼，建造的可好看啦，可美丽啦，誰走过这里的时候，誰都要夸贊一句：“这四座角楼怎么盖的？画都画不上来啊！”这四座角楼怎么盖的呢？北京有这么一个傳說——

北京人都这么說：明朝的燕王（朱棣）在南京做了永乐皇帝以后，因为北京是他做王爷时候的老地方，所以想要迁都到北京来，于是就派了亲信大臣来修盖北京的皇宮。永乐告訴这个亲信大臣：要在皇宮外墙——紫禁城的四个犄角上，盖四座样子特別美丽的角楼，要盖成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角楼，并且說：“你就做这个管工大臣吧，修盖不好是要杀头的！”管工大臣領了皇帝的諭旨，心里煩的不得了，他想不出怎样修盖这样怪角楼的法子，他只是想：皇帝既然說出这样話来，就得給皇帝盖成了，皇帝的話就是“金口玉言”的旨意嘛，哪个敢駁回！自己虽然想不出什么好法子，工头們是一定能給修盖成了的，等到了北京再說吧。管工大臣到了北京以后，剛打下了公

館，就把八十一家大包工木厂（建筑厂）的工头、木匠师傅们都叫了来，跟他们说了皇帝的旨意，叫他们一定要修盖成这四座奇怪样子的角楼来，并且给了三个月的限期，还说：“盖不成，皇帝自然要杀我的头，可是在没杀我的头之前，我就先把你们的头都杀了，你们当心你们的脑袋！”工头跟木匠师傅一听，心想：好，反正我们死你也活不了！可是哪敢说个不字。工头跟木匠师傅们，对这样工程，也没准把握，只好常常在一块儿酌磨法子，也有时候，各自盘算各自的主意。都说：“这种没样子的奇怪的工程，怎么下手呢？梁怎么上？柱子怎么立？升斗（斗拱）怎么安呢？”有的说：“这真没法子下手啊！”只好大家想主意吧。

三个月的期限是很短的，一转眼就是一个月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工头、木匠师傅们，还没想出一点头绪、一点办法来，做了许多样型，都不合适。这时候，又赶上六七月的三伏天气，热的人都喘不上气来啦，加上心里的烦闷，工头、木匠师傅们，真是坐也不合适，躺也不舒服。有这么一位木匠师傅，实在呆也呆不住了，就上大街闲溜去啦，蹒跚蹒跚的走着走着，听见老远咽、咽、咽传来一片蛐蛐的吵叫声音，又听见一声吆喝：“买蛐蛐儿，听叫儿去，睡不着解闷儿去！”等到走近啦，看见一个老头儿挑着大大小小许多秫秸编的蛐蛐笼子，木匠师傅看见其中有一个细秫秸棍插的蛐蛐笼子，细巧得跟画里的一座楼阁一样，里头装着几个蛐蛐，他想：反正是烦心的事，该死活不了，买这个好看的笼子，看着也有个趣儿。木匠师傅问了问价钱，就买了这个细巧玲珑的蛐蛐笼子。木匠师傅提了这个蛐蛐笼子，回到了“锅伙儿”（工地宿舍），大伙一看

就吵嚷起来啦：“大伙儿都心里怪烦的，你怎么买一笼子蝈蝈来，成心吵人是怎么着？”木匠师傅笑着说：“大家睡不着解个闷儿吧，你们瞧……”他的意思是：你们瞧这个笼子多么好看，多么奇巧，可是他还没说出嘴来，就觉得笼子有点特别来啦，他急忙摆着手说：“你们先别吵吵嚷嚷的，等我数数再说。”他把蝈蝈笼子的梁啊、柱啊、脊啊，细细地数了一遍又一遍，大伙被他这一数，也吸引得留了神，静静地直着眼睛地看着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啦。木匠师傅数完了蝈蝈笼子，蹦起来一拍大腿说：“这不是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是什么！”大伙听了，都高起兴来啦，这个接过笼子数数，那个也接过笼子数数，都说：“这个真是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楼阁啊！”大伙从这个笼子上面，琢磨出紫禁城角楼的样子来啦，烫出纸浆做的样型来^①，修盖成了到现在还存在的故宫角楼。后来，人们就传说起来，说：“这个卖蝈蝈笼子的老头，准是鲁班爷！”这么些年了，谁走到这里，谁看见这四座角楼，谁就会想起这个卖蝈蝈笼子的故事来。

——北京鲁班故事

① 明、清两朝，凡是要修建“皇家”宫殿苑囿，都先用纸浆做出立体样型来，和真的宫殿样子、比例数都一样，叫做“烫样”。明、清两朝管烫样的工人姓雷，代代相传，人叫他家“样子雷”。样子雷家存的烫样，在一九三一年已然卖给了国立北京图书馆。

北京的故宫——紫禁城，是明朝永乐四年（公元一四零六年）修建的。城四周共六里另八丈。

銅 大 家 伙

北京內城有九個門，誰都知道西面兩個城門，南邊的那個門叫“阜成門”，可是老北京人總叫它“平則門”，平則門原來是五百多年前元朝的老名字，為什麼今天口語里還叫它的舊名字呢？這就是因為有这么一段“平則門里銅大家伙”的民間傳說的緣故。

好幾百年啦，誰都知道平則門里有这么一座白塔寺（廟的正名叫妙應寺），白塔寺里有这么一座上頭大底下小的白塔^①，它和北海的小白塔形式一樣。這座白塔，不知道在哪一年，誰也說不上來的那一年，塔肚子上忽然裂了很大的縫子，這個古老的白塔，眼看是有崩裂塌倒的危險啦。管塔的人，趕忙稟報了地面官，地面官趕忙稟報了他的長官，地方官的長官趕忙奏明了皇帝，皇帝一接到這個奏章，立刻慌啦，說：“這還得了！白塔可得要趕緊修好了，白塔是國都西面的‘鎮物’，鎮物壞啦，就破了國都的‘風水’，破了國都的風水，國家的氣數就完啦，那還了得？”不提皇帝老兒怎么想法子收拾白塔，單說白塔寺附近住的人家，看見白塔裂了縫子，都說：“這個大家伙一旦倒下來，那要砸壞了多少人家的房屋啊！”大家都發愁了，

① 白塔寺的白塔是遼壽隆三年（公元一零九六年）修建的，元朝叫大聖壽萬安寺，明天順元年（公元一四五七年）才改成現在的名字“妙應寺”。經過幾次重修，最後一次是清乾隆四十一年（公元一七七六年）重修的。

愁得都吃不下飯去啦，可是怎么也想不出个好法子来，只好看着白塔干着急罢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白塔寺前面，有个卖斤餅斤面的切面鋪（說故事的人，說的有鼻子有眼睛的，还知道这个切面鋪的字号叫“胜友軒”呢），常常有个錫补缸的老头儿，到这儿吃大碗面来，他总是不言不語的，吃完了飯，給了錢就走，也不說长，也不道短，也不和别人閑扯。有时候，有那爱說話儿的人，就問：“老头儿，您会錫什么呀？”“錫大家伙。”有的人就問：“老头儿，您管錫酒盅儿嗎？”“不管錫酒盅儿，錫大家伙。”又有那更爱說話的人，問老头儿：“您錫的是什么大家伙呀？”“什么大錫什么。”大家都爱这么問他，因为爱听他說：“錫大家伙。”天天問，天天說，天天大家听了一笑，“錫大家伙”的老头儿，就沒人不知道啦。白塔这个大家伙裂了縫子啦，大家都发愁啦，誰也沒心腸再問老头儿会錫什么啦，老头儿还是不言不語的低着头吃大碗面。这天，大家正在这家切面鋪里議論着白塔裂縫子，有人說：“白塔裂縫子，这得要拆了重修啊！”有人說：“別胡說啦，拆了重修，那得多大工程啊！还不如把它錫上算啦。”有人說：“这么大的家伙，怎么錫的了？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，說着笑着。这时候，錫补缸的老头儿，掀帘子进来了：“喂，伙計，煮一斤寬条儿面。”大家瞧見他进来啦，有的就乐着說：“老头儿，您会錫什么来着？”“錫大家伙。”“白塔这家伙不小呀，您会錫嗎？”“会錫。”大家嘩的一声就哄堂大笑起来啦。有的人忍着笑說：“您真要能够把白塔給錫上的話，由我領头，左近的街坊邻居，一定請您喝一盅儿。”大家都笑着說：“对，对，喝酒是一定的。”說完話就散了。第二天——

也有的說是过了几天，白塔上真有七道光华灿烂的鉄箍，这个老头儿，可是从此就看不見他啦。后来，大家都說：“这一定是这个鍋大家伙的老头儿給打的箍。”又有人說啦：“这位老头儿，一定是魯班爷。”

現在，妙应寺的白塔，还紋絲不动的在那里立着，光华灿烂的鉄箍是沒有的，塔肚子上却有几条凸起的道道，人們一看见这几条道道，就想起这个鍋大家伙的故事来。

——北京魯班故事

挪 钟

凡是到过北京的人，都知道北京有个“钟王”，这就是距离西直門只有四五里地的大钟寺大钟。这里不但有大钟，而且乡名也叫了“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乡”，它是咱們首都文教区八大学的近邻。大钟寺正名叫“觉生寺”，觉生寺有个钟楼，螺旋的梯子，站在楼上，和钟鼻子一般高，好大的钟楼，好大的钟啦。大钟寺嘛，大钟不大还称得起钟王？这口钟有多么重呢？不多不少，整整是四十三公吨半——八万七千斤，不算小了吧！觉生寺因为有了这口大钟，觉生寺三个字，反倒被人忘掉了，連老北京人都有的說不上这三个字，都順口叫了大钟寺。大钟寺的大钟，是在这里鑄的嗎？不是的。是从別处挪来的，关于挪这么重的大钟，大伙儿嘴里就傳說了这么一个故事：

这又是明朝永乐皇帝时候的事啦：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以

后，老怕有人会推翻他的“宝座”，他为了“消灭”民间反抗的力量，就派军师姚广孝收集了老百姓的刀啦、枪啦的武器，鑄了一口重量八万七千斤的大钟，上面刻着全部“华严经”，说这样，老百姓听了钟声，就都不会反抗他啦。这口大钟，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，会沉到西直门外万寿寺前面的长河的河底下去啦（这地方，现在在北京西郊动物园西边一里多地，长河就是动物园、苏联展览馆后面的那条河）。经过了明朝，又经过了清朝前一百多年，始终谁也没想到捞它，甚至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一口大钟。这一天，谁也说不清是哪一天，忽然有个打鱼的老汉，发现河底还埋着这么一口大钟，当时就传说开了，当然，不多的时候，也就会当做一件稀奇的事儿，传到清朝皇帝的耳朵里去啦。清朝皇帝知道了这件事，马上给管工程的工部大官下了一道旨意，叫他们要把这口钟打河底下捞出来，搬到觉生寺，修盖一座大钟楼悬挂这口大钟。工部大官奉了皇帝的旨意，就派了一个监工员，几个管工员，带着工匠去捞钟、挪钟、挂钟。钟倒是打河底捞出来啦，挂钟也不算是有什么太难的事，就是那八万七千斤重的大钟，怎么样能够挪到五六里地以外的觉生寺去，真想不出好法子来。夏天捞出来的钟，快过了一个秋天，还想不出挪钟的主意。工部大官就催监工员，监工员就催管工员，管工员就催工头，工头和工匠们，左想想右商量商量，也想不出好法子，真烦心透啦。到了九月天气啦，外面下着小雨，工头和工匠更愁烦啦，大伙凑起钱来，在窝棚（工棚）里喝闷酒儿。窝棚里只有一块青条石，就当做了桌子，条石的一头儿，坐着工头，工匠们围着这个石桌子坐着，从棚顶上往下漏水，漏水？还大得了挪钟，所以大伙谁也不在

乎漏水不漏水了。石桌子这头儿坐着的工头，端起酒盅来，让大伙喝酒，喝了好半天啦，工头是越喝越烦，就对石桌那一头的一个工匠说：“老李，你替我干一盅。”刚端起酒盅，就因为手上沾着有水，把酒盅滑倒啦，大伙儿都说：“可惜！糟踏一盅酒。”旁边一个平常不爱说话，人都叫他“哑叭”的工匠说：“盅儿太滑，推过去就行啦。”大伙谁也没理“哑叭”，仍然喝着闷酒。这当儿，忽然一个工匠蹦起来，拍着手说：“对！有啦。‘哑叭’的话有理！”大伙问他嚷什么，这个工匠说：“盅儿不就是钟，它不是挺滑吗？假如咱们打万寿寺到觉生寺，开一条浅河，放上他一二尺水，冻上了冰，把钟从冰上推过去，不就行了吗！”大伙都说有理，大伙又核计了半天，第二天，就禀报了管工员。管工员一层层地报到工部大官，工部大官叫他们赶紧平地、挖槽、放水、结冰、滑钟。八万七千斤重的大钟，就这样打冰上滑到了觉生寺，现在那口大钟，还在那钟楼里挂着呢。后来，有人想起这挪钟的故事来，还说：“这出主意滑钟的人，兴许就是鲁班爷。”

——北京鲁班故事

乏 塔

北京天坛的正东，体育馆的东南，龙潭湖的北面，有一座七层八面，高有十丈的大塔，这是金朝时候法藏寺后院的一座玲珑塔。现在法藏寺的庙，是早就没有啦，塔可还在那里立着，人们把“法藏寺塔”顺口叫成了“法塔寺”，叫成了“法塔”，

这样就有了“乏塔”的故事。凡是坐火車經過丰台到北京站的旅客，都要經過这座塔的旁边，旅客里有那爱說話的老北京人，他会給你說一回“乏塔”的故事来。

說也奇怪：北京城自然是拿天安門的門縫中心，当做中軸綫啦，中軸綫东边的是东城，西边的是西城。奇怪的是：北京东城一座塔也沒有，西城却有双塔寺两座塔（这两座塔因为展寬馬路，已竟拆掉了）、万松老人塔一座塔、白塔寺一座大白塔、北海山上一座小白塔，一共是五座塔，住在北京西城的人，就自豪地說：“說北京嗎，西城五塔，东城无塔啊！”好心的魯班爷，逛了一趟北京城，对这东城沒有塔很不高兴，就跟妹妹說：“妹妹，北京是多么好的一个京城啊，可惜塔都湊在西城去啦，我心里有点不痛快！”魯班爷的妹妹說：“哥哥心里不痛快，那好办，咱們給东城添上一座好看的塔，不就行了嗎？”魯班爷說：“好，咱們走遍天下，也要找着一座好看的塔样子来。”兄妹俩就云游天下去啦。这一天，魯班爷跟妹妹，云游到了西湖，一眼就看見雷峰塔啦，妹妹說：“哥哥，这个塔多好看呀！”哥哥說：“那么咱們就照这个样子做一个塔吧。”兄妹俩动手，当然要快的多啦，两个人坐在西湖边上，从太阳偏西，到剛交定更，一座七层八面的玲瓏塔就做成啦。当下，魯班爷的妹妹对塔說：“老塔呀，北京城东城沒有塔，你愿意上那里去住嗎？”塔发出嗡嗡的答話說：“我愿意去！”魯班爷說：“那你就去吧。記住！一路不要休息，二更动身，四更到北京，不到五更可就要找好了地方，过了五更，你就永远走不动啦！”塔应了应声，登时变了一个尖头頂，灰布袍的黑大汉，辞別了魯班爷兄妹，轉身往北，嗖嗖嗖就不見啦。果然，几千

里地只走了一个多更次，在还不到四更天的时候，就到了北京不远啦。塔走在一座大庙（就是法藏寺）的庙后面，听见院里有人说笑声音，他探头往墙里一瞧，原来是庙里值更的火居道们，正在墙角边上赌钱呢，他想：我半宵走了好几千里，也太累啦，歇息歇息吧，好在路也不远啦，看看耍钱的也有意思。他就在墙外，直着眼睛看赌钱，再也舍不得动身啦。看了一局又一局，正赶上这一局是大家都输给一个人，赢钱的人，是哈哈大笑，输钱的人，是直嚷霉气，他看了很觉得有趣儿，就瓮声瓮气地喊了一声：“好！”这一声好，仿佛天空打了一个霹靂一样，大伙回头一看，墙外站着一个比墙还高的大黑人，大家顾不得再歛钱了，就往庙头里跑去啦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庙里的钟楼的晨钟响了，远处的公鸡叫了，大黑人是一步也走不动啦，只听唵的一声，大黑人显了原形，成了矗天矗地的十丈高的大塔，七层八面好看极啦。又听嘩啦啦一声，原来庙的后墙，叫塔挤塌啦。这时庙里的老方丈，带着徒弟们来了，瞧见这样一座大塔，惊的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啦，赶紧叫一声：“徒弟们，快随我给宝塔磕头！这是天上赐给我们的宝塔啊！”大家刚一跪下，就都惊叫起来：“师傅，看，看，地上哪儿来的这么些铜钱哪？”可怜那些赌钱的火居道们，谁敢说一句：这钱是我们的。老方丈也看见钱啦，就笑着说：“这是随着宝塔带来的，给我们修墙用的。”墙修起来了，塔就永远立在墙里啦。现在庙没有啦，墙更没有啦，塔仍在那道边上立着。北京人都说：“鲁班爷修的塔，走累啦，站在这里啦，真是‘乏塔’，咱们就叫它乏塔吧。”

——北京鲁班故事

倒蜜·加重盐

北京相声的傳說节目“地理图”里，有这么几句：“出了彰义門（广安門），过了小井儿、大井儿、卢沟桥，就到了长辛店。”这个民間傳說，就是打大井村說起来的。大井村是打北京到长辛店的京长路公共汽車的一个站，打大井往南拐，就是有名的丰台，千百年来就是来往交通的大道，人走得多了，故事也就傳說的广啦。

不知道是哪一年、哪一月的事啦，北京西边西山的西边老西山里，有这么个山里住的人，他养了许多群的蜜蜂，一天到晚的接蜂群，分蜂群，刮蜂蜜，蜂蜜刮得多啦，他想：山的东边的东边老东边，不是北京城嗎？我把蜂蜜挑到北京城里去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他挑了两筐子上好的枣花蜜，下了西山，直奔了北京城去卖蜜。北京城里的大官們，吃蜜不吃蜜呢？吃啊！就是看不起这山村儿里打扮的农民，他們認為山村儿里的蜂蜜，还能好吃的了嗎！大官家里就誰也不买他的蜂蜜。他卖了三天，轉遍了北京城，盘費也花完啦，蜂蜜也沒卖出去，只好怎么挑来的还怎么挑回去吧。卖蜂蜜的山农滿心不高兴地、滿心气愤地挑着两筐子上好的枣花蜂蜜，头也不回直撞撞地走出了彰义門。他走出了彰义門，嘴里說：“彰义門，彰义門，咱們是永远甯見面儿啦！”他走过了“五里一短亭”^①的小井村，嘴里說：“小井村，小井村，咱們是永远甯見面儿啦！”看这样子，卖蜂蜜的山农，是被北京城的大官家里气苦啦，他恨透了